

第三十章 第二份遗嘱

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遇刺次日凌晨在广慈医院因伤重不治去世。新闻记者们蜂拥而至唐府采访之前，容定安排唐府家眷搬离法租界的住所，搬入公共租界国际饭店 (Park Hotel) 暂住，并向公共租界巡捕房申请，获得处长包文 (Kenneth Morison Bourne) 当场批准，派专人保护唐府家眷，直到威胁消除。

唐家匆忙搬离福开森路18号 (武康路) 时，宝璐小姐吩咐听差老曹把那张洗去血迹的加长沙发扔掉，却被容定拦下：

“这张沙发你家不要，我要。”

宝璐小姐熟知容大律师节俭成性看不得扔掉好东西，吩咐满脸惊讶的老曹：“送到新闻路大律师家去。”

唐绍仪的遇刺身死引起新闻界轩然大波，报上充满对整个事件背景的各种猜想和臆念。谁是凶手？谁是幕後主犯？是唐绍仪不肯答应跟日本军方合作而受到日本军方加害？还是中国政府看不得唐绍仪走近日本军方而加以制裁？还是其他想跟日本军方走近的二三流角色出于嫉妒而下毒手？互相矛盾的观点、结论像风向不定的雨点充斥舆论界，然後像随风吹走的黑云，渐渐淡去。

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租界里的人们更关心的不是某个要人的生死，而是因战争拉长造成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法币从1938年开始，以惊心动魄的速度贬值。1938年5月，4158元法币换1美元；1938年12月，6160元法币换1美元；1939年12月，13275元法币换1美元；1940年8月，17725元法币换1美元。

租界里的有钱人或中产阶级在1935年中国政府废银变元推行法币时，确实拿出手里的

银元去换法币，但是精明的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银元换成中国纸币。于是出现了家藏银元，在主人家里睡了四五年。无独有偶，跟日本军方关系密切的几家日本在华银行当年也储备大量银元。为了套购物资，来不及印纸币追赶物价，日本军方开始使用那些银行库存的银元，因而银元恢复流通重新上市。

容定把家藏的银元除极小部分换成纸币应付日常开销，其余都换成黄金美钞，不光是为了保值，也是为了支付三个儿子出国留学的费用。

此时的欧洲正陷于滔天战火，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天天都在挨轰炸。所以，容定的三个儿子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容定同意去美国留学。从1939年开始，容定的三个儿子陆续离开上海圣约翰大学（St John's），次子容诺去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学建筑设计，三子容沐去史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学经济，四子容穗去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学土木工程。转眼间，热闹的容家只剩容定夫妇、在圣玛丽亚女校（St Mary's Hall）念初中的幼女容斐、以及宠犬劳内。从前的宠犬路纳已经老死归天。

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却繁忙依旧，容定大部分周日的晚饭仍需在事务所里吃。处理不同案子的空隙之间，容定会抽时间写一些东西，记载历年来公务和私人生活中自己经历的重大事件，例如民国元年的山阳县令姚荣泽案、商埠印书馆《世界通史》盗版案、同松岗少爷的交往、长子容定去世、哈通遗产的纠纷、唐绍仪总理遇刺、自己的两处房产管理、儿子们去美国留学。。。由于内容五花八门，他给写下的东西按时间进程编成一本记事录，借用自己第一处地产的称呼起名叫“大千世界”，寓意为公共租界这个大千世界里形形色色事物的写照。律师公会的同仁们得知容定这本有趣的记事册，鼓励他至少把其中有关法庭的那部分拿出来跟律师公会分享，使将来的律师后辈有机会瞭解前辈们是怎样走过一个精彩绝伦的时代。为此，容定把一集集完成的《大千世界》锁在律师公会的一个保险箱里，期待有一天给后辈们看。

但是不久这个安排却招致意外的干扰。

1940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轴心国。新的法国政府同新的中国南京政府建交。新的南京政府接收在法租界的中国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和上海特区第二地方法院，并且要求会所设在法租界贝勒路572号（复兴中路）的上海律师公会以“和平建国”版的三民主义治理律师公会。律师公会里的文件，包括容定写的那些东西都要随时供新政府的司法部检查。对于这一类要求，上海律师公会在八年前就抵制过，更何况上海律师公会的大部分成员并不认同那个新的南京政府。于是律师公会决定搬离这幢1926年花了75700两银子建造的律师公会大楼，迁往公共租界。

公共租界里的中国法院为中国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上海特区第一地方法院，仍然接受重庆中国政府司法部的任命。鉴于现实条件，重庆中国政府早已淡化对上海律师公会的督导姿态。

上海律师公会的会所新址选在爱多亚路浦东大厦（延安东路1454号）。这是一幢由著名建筑师奚福泉设计的八层高钢筋水泥现代建筑。

律师公会的楼下为浦东银行、浦东同乡会、复旦大学同学会以及以杜月笙、张效良、金鸿翔、李平书、穆恕再、刘鸿生等上海当地杰出人士命名的厅堂。从律师公会大堂的拱形不锈钢窗往外向东，可以看到英国炮舰“海燕号”和美国炮舰“威克号”孤傲地停泊在黄浦江畔。

这几年，容定已卸任律师会长的职务，但是作为曾经担任最多年份的前会长，他仍然受到礼遇，享有现任会长的特权。搬迁那天，容定看到放着自己那些记事册的保险箱放在新居的资料室的一个角落，才放心地离开搬迁现场，去办理日程表上注明的事项。

按照那天的日程表，容定将跟乔治少爷见面，检查乔治少爷跟养母路迦陵和其他养弟妹们改善关系的进展。

乔治少爷被赶出美丽园後，听从容定的调教，放下身段，跟养母养弟妹们展开全新

的交往。书念得不多却头脑灵活的乔治少爷，依仗哈通遗产最大继承人的身份，尽管领着跟其他养弟妹一样数目的零花钱，却更有能力向外界赊账消费。凭借这个优势，他今天在虞洽卿路（西藏中路）晋隆饭店请吃忌司焗蟹盖，明天在亚尔培路（陕西南路）红房子请吃法国红酒原盅童子鸡，拉拢哈通夫人最长的华人养子路友兰，通过路友兰，向夫人路迦陵递上高易律师事务所替自己写的那份懺悔信，然后托夫人路迦陵的医生们替自己送上她需要的各种补品。路迦陵对乔治本来就没有入骨的仇恨，风烛残年几乎双目失明的她更需要的是人际关心。于是，路迦陵答应乔治来探望自己。上门时，乔治不忘带上她最爱吃的家乡（浦东）糯米青团。几个回合下来，像容定预期的那样，一切上了轨道，一切像预期那么收场。路迦陵答应乔治搬回美丽园。

乔治少爷搬回了小客厅里有四个摆满名酒的酒柜和整套华丽的意大利沙发，昂贵的波斯地毯和琳琅满目的景泰蓝花瓶的住所。

一切就这么重新开始。

搬回美丽园後，乔治继续他的吃吃喝喝的交际攻势，先同路友兰等少数几个华人养弟妹达成协议，内容有三：第一，养弟妹们将得到遗产的一定百分比，而不是现金十万元的遗产；第二，纪总管卸去美丽园总管和哈通洋行总经理职务；第三，养弟妹们将登报承认乔治少爷为遗产主要继承人的地位。下一步，就是向更多华人养弟妹推销这个协议，一旦接受这份协议的养弟妹人数超过一半，这份协议就可真的付诸实行。

乔治的另一半努力放在养母身上。

风烛残年的路迦陵不想孤单而死。她逐渐适应耳聋目盲的生活，却不想身边没有亲人关心，形单影只地度过晚年岁月。节气来临前的关节疼、胃痉挛、牙齿松动、头发不停脱落交替折磨她的身体，使她抱怨终日。她抱怨天气，抱怨身体，抱怨无聊，整天在佛像前唠叨老年人的蠢话。这时，乔治少爷就会出现在她身边，或是检查每个医生来访後的医疗报告，或是监督护士提供的护理有没有不到位的地方，或是询问她想吃啥喝啥，或是讲些

美丽园外的新闻给她解闷。

就这样，乔治少爷回到美丽园後，站稳了人际脚跟。

今天，他在美丽园附近的来喜饭店请容定吃饭，更新他在养弟妹和养母这两个方面的人际进展，接受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指导。

来喜饭店座落在静安寺路（南京西路）美丽园正门的右手边。掌柜的是一个德国大肥汉，他穿着金扣红外套、宽松的黑色礼服裤。具有特色的是，每个客人走进来喜饭店，那位德国掌柜会邀请客人跟他掷骰子赌输赢。他往羊皮做的杯子里，放入两粒骰子，为自己和客人各掷一次，比点子大小。如果客人的点子比掌柜大，客人免费喝一大玻璃杯的德国黑啤，如果客人的点子比掌柜小，客人付费喝一大玻璃杯的德国黑啤。

容定来到来喜饭店时，德国掌柜刚好去上厕所，免去了掷骰子这一关。

这儿的侍者以服务殷勤和善于推销出名。领班侍者像歌剧院的报幕员，一身笔挺的黑色燕尾礼服，把容定领到乔治少爷就座的雅座。桌上的餐具豪华堪比德国小贵族加冕登基的排场：银质刀叉勺，荷兰金边花瓷盆盘，和绣着巴伐利亚公爵徽记的浆烫餐巾标志这家的酒菜都是正宗德国货。

乔治少爷替自己和容定点了这儿的名菜：红菜头鸡肉沙拉和盐水猪脚。饮料方面，他替自己点了一夸脱德国黑啤，为容定点了鲜果汁。甜点为核桃椰子泥雪糕。这些都是听了会使人胃液沸腾的菜肴。

乔治少爷这次要告诉容定的消息是从养弟路友兰那里得知的。

路友兰是哈通夫人路迦陵的养长子。他的妻子是商埠印书馆创世人之一包畅的侄女，所以跟容定算起来是转弯抹角的姻亲。路友兰曾经患有严重伤寒症，并且患有慢性胃炎，请的保健医生是名中医陈存仁，而陈存仁是路迦陵夫人最信得过的中医，所以路友兰跟养母路迦陵之间有一条所有其他华裔养子女没有的纽带，那就是同医相怜。

路友兰生性敦厚，表面毫无锋芒，内心思路清晰，长得很斯文，喜爱艺术，能鉴赏字画。他不顾胃炎在身，最大的嗜好是上餐馆满足口福。所以在乔治的吃喝攻势下，成了华裔养弟妹里跟乔治最投缘的一员。

上次乔治少爷跟容定会面，他告诉容定养弟路友兰听到一些不安的消息。这次会面，容定希望跟踪弄清这些消息的来源和细节。

路友兰带来的不安消息是在向其他华裔养弟妹推销乔治的那份协议过程中得到的。因为生性敦厚，路友兰在 9 个华裔养子女中人缘不错。路友兰的推销取得初效後，替乔治少爷锁定的下一个目标是路友三这个养弟。

路友三是夫人路迦陵 9 个华裔养子女里最尖刻刁钻的一位。他比路友兰小三岁，心计点子和社交见闻却远远超过路友兰。乔治少爷相信只要能搞定这个路友三，剩下几个养弟妹就会闻风倒戈，听自己指挥。

路友兰选在美丽园最大的一间书房里跟路友三交谈。因为书房在不爱念书的哈通家里最少会有人去，形同摆设，很适于私密谈话。

大书房的墙壁用暗红色的英国墙纸裱糊，大部分的墙纸被巨大书柜的玻璃门遮住。书柜顶部跟天花板空开两尺，在那片两尺宽的墙上挂着各类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的肖像。不知是因为光线太暗还是蒙上灰尘，肖像里的人物跟躺在下面书柜里他们的作品一样毫无光泽。

名义上，路友兰约路友三到这间大书房来是替路友三鉴定一幅唐寅的画。那是一幅六尺长的山水画，看上去恢弘有力、色彩绚丽，但是缺乏工整细腻，所以路友兰断定这张画无非又是一件企图骗美丽园里少爷钱财的膺品。

路友三把画卷起来时，坐在红色长绒扶手椅里的路友兰把乔治少爷提议的协议内容告诉路友三。讲完时，他特别加强语气说：

“这个协议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你我可以按一定百分比得遗产，这是乔治最慷慨的让步。”

“让步？乔治他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拿什么百分比跟我们让步？”

“乔治已经回美丽园来了，不是吗？”

“他只保住美丽园里一张床，此外他什么都不是！”

“夫人在世，他什么都不是。夫人百年后，按照遗嘱，他是美丽园的主人。”

“噢，你难道不知那张遗嘱早就作废了？！夫人已经立好新遗嘱，你我将来是遗产管理人。乔治他根本没份！”

“你没骗人？”

“如果你想发财，必须暗中行动。骗你是这个。”路友三做了一个王八的手势。

“那么你见过新遗嘱吗？”

“我是听纪总管说的。”

路友兰还想追问下去，路友三的嘴就像水里的蚌壳，紧紧地关闭。他伸出两个手指，表示欲知详情，拿两条黄金来换。

乔治少爷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容定。这就是容定上次跟乔治少爷会面时交谈的主要内容。

容定对整个发展作了思考，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路友三撒谎编故事，企图以此讨价还价，从乔治那里敲榨得到更多的利益；第二，夫人路迦陵确实另外立了一份遗嘱，把乔治踢出继承人名单。但是，两种可能又同时存在一些讲不通的地方：如果路友三撒谎编故事，难道他就不怕乔治闹到夫人那里去，一切都会穿帮吗？如果夫人路迦陵真的另立了一份不利于乔治的遗嘱，为什么她跟乔治的关系却越来越好了呢？最令人不安的是，照路

友三的说法，纪总管参与其事。纪总管是哈通在世时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之一，他怎么卷入到用新遗嘱推翻老遗嘱的操作中去了呢？

容定觉得要搞清楚新遗嘱是否存在的关键在纪总管身上。但是高易律师事务所没有掌握确切证据前不便贸然向纪总管提问他有没有违背哈通遗嘱执行人身份的言行。容定请乔治瞭解纪总管生活里有什么常去消遣的地方，人在那种场合常常会放松戒备，口吐真言。

乔治少爷不负容定所望，找出纪总管常去消遣的地方，并且委托路友兰去那个地方打听。今天，容定到来喜饭店就是来听路友兰得到的消息。

纪总管常去消遣的地方是一处叫“高长兴”卖柜台酒的大酒馆。所谓柜台酒就是在高高的柜台上放着大盘肴蹄、发芽豆、熏鱼、油爆虾、八宝酱、炒百叶等本帮凉菜，柜台前有几条长板凳，酒客一只脚站着，一只脚搁在板凳上，胳膊肘撑着柜台喝酒。柜台后的酒保用大竹筒倒酒，一竹筒倒满三大碗。倒半竹筒酒就会被人笑话是半吊子，所以来这里的酒客都是海量。几位酒仙名人曾经作过评判，认定“高长兴”的竹叶青是浆凝玉液，最值得推荐。

“高长兴”座落在四马路（福州路）。为了打掩护，路友兰约了一个叫刘公鲁的前清遗老一连三天同去喝酒。那个刘公鲁是大海量，每次要喝一大竹筒酒，嫌“高长兴”的下酒菜味道不好，要酒店学徒去买功德林的冬菇考麸、大发饭店的拆肉，每次都要花两个小时，喝得酩酊大醉，刚好配合路友兰等待纪总管。

纪总管出现时，刘公鲁正在睡觉醉酒。纪总管一眼认出路友兰，交情十足地拉他一齐喝一碗。路友兰在美丽园是出名的敦厚和好吃喝，纪总管没有对在这里遇到后者感到不寻常。

纪总管这年五十六岁，头发乌黑，五官依然十分英俊，身穿烫得笔挺的马褂长衫，神气十足，一只脚搁上板凳。“高长兴”对纪总管奉若上宾，因为“高长兴”是哈通洋行

的房客。

酒保熟悉纪总管所好，先灌了一竹筒绍兴鉴湖大雕，等他喝完，再灌第二筒绍兴鉴湖大雕。平时，喝完两大竹筒，纪总管就会离去。今天却因为在这里遇到路友兰，他改变常规。

纪总管虽然手握美丽园和哈通洋行成百上千幢房产的管理大权，却依然是个处处替自己留后路的聪明人，他对哈通夫妇的养子女们仍然恭敬有礼，给足面子。为了陪路友兰少爷喝一碗，他向酒保又要了一筒绍兴鉴湖大雕小口喝了起来，脸色渐渐泛红，微微有些醉态。

路友兰感觉时机已到，用尽可能随意的口气问道：“总管，听说将来要我参加管理财产，我想跟你学学。”

“不要急，将来我会教你，还有友三、友启、友仁、友翔，我会手把手教你们怎么管理房地产。。”

“什么时候开始管理呢？”

“夫人百年後。”

路友兰一听果然有新遗嘱这么回事，便耐下心，旁敲侧击地打听更多的细节，等纪总管喝完第三筒鉴湖大雕时，路友兰对新遗嘱有了大体瞭解。

“友兰瞭解到的大体是这样的，”乔治放下一段白硕莹澈的德国猪脚，用餐巾擦去嘴角的汁水，对容定说：“第一，所有养子女得到同样份额的遗产十四万元；第二，捐赠大笔遗产给中国政府；第三，用剩余的遗产成立路迦陵夫人慈善事业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路迦陵的五位华裔养子加上纪总管和一名律师组成七人董事会管理。”

“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纪总管没有事先通知我们是违背他对哈通先生和夫人在

1931年签订的那份遗嘱的承诺，这样做是违法的。路友兰有没有问明谁是那个要参加七人董事会的律师？”

“没有，他可能没有机会问。”乔治用手指轻弹喝空啤酒的大玻璃杯。

“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是那个参与新遗嘱的律师，然后高易律师事务所将正式通知那位律师，纪总管还没有退出第一份遗嘱的法定执行人地位，纪总管参与第二份遗嘱的制定和执行严重违法！”

“怎样才算退出第一份遗嘱的法定执行人地位？”

“纪总管必须当着夫人和高易律师事务所同时在场的面宣誓退出，并且登报声明宣誓退出。没有做这两件事之前，纪总管瞒着我们当第二份遗嘱的执行人，这就好比您签约将您的房子明年卖给我，但是您却在没有跟我解除这份契约之前，今年就把您的房子卖给了另一位朋友。我们要从暴露纪总管的非法行为，达到打击第二份遗嘱的合法性。”

侍者端来核桃椰子泥雪糕时，容定和乔治商定了下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记住，保护你的权益是鄙律师事务所的责任。当务之急，就是通过路友兰确定那位律师是谁。祝你好运。”容定再次叮嘱乔治。

可是，没有等到容定和乔治下次见面，美丽园传出了哈通夫人路迦陵生命垂危的消息。